

# 姚老,您是铜煤人的骄傲

段建国

50多年前,一首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的歌词,因雷锋日记和朱践耳结缘,才且卓玛饱含深情的演唱后,唱响祖国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,我深情地回忆起这首歌的词作者姚筱舟老师。我年轻时因爱好文学和姚老结缘,因写作和姚老成为忘年交。

姚老上过军校,参加了抗美援朝,在上个世纪50年代来到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工作。他和矿工打成一片,吃住在一起,他知党恩、感党情,在工棚里写下了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这首诗歌,并以焦坪煤矿的谐音“焦萍”为笔名发表在《陕西文艺》,后被收入春风文艺出版社《新民歌300首》一书,雷锋将其抄在日记里。1962年,雷锋不幸因公殉职。1963年,毛主席亲笔题词“向雷锋同志

学习”,全国迅速掀起学习雷锋热潮。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从《雷锋日记》中看到了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这首诗,一夜未眠谱成曲子,并交由正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演唱,演出获得了空前成功。

上个世纪80年代初,我是一名刚走出校门的学生,特别喜欢焦坪煤矿工会主办的文艺刊物《玉华报》。记得一天《玉华报》刊登了姚老写的一篇文章,《焦坪,我的第二故乡》。他在文章中写道:“我在焦坪煤矿工作、生活了20多年,我虽然调离了焦坪煤矿,但我的心依然在这里,因为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。”

我就是从那篇文章认识姚老的,此时,他已调到《铜川矿工报》任四版的文艺编辑。

1985年,我成为一名采煤工。1987年的

夏天,铜川矿务局举办通讯员培训班,我作为基层通讯员有幸参加。晚上,我怀着忐忑虔诚的心去矿工报社,想见一下编辑老师。我主动介绍一下自己,姚老抬头打量我将近一分钟说:“你就是小段,你写的文章我一直关注,精神可嘉。你创作热情高,见报的新闻报道稿件也不少,但文艺作品太少了。”接着,他语重心长地说:“文艺创作和新闻宣传不是矛盾的对立面,而是相辅相成的。写好文学作品,可提高你新闻写作水平。你还年轻,要不怕吃苦,要有坐冷板凳和日拱一卒毅力来写作!”姚老的话,我铭记心中。

1996年6月上旬,在建党75周年之际,陕西电视台拍一部姚老的纪录片,当时我已调到焦坪煤矿宣传部工作,我全程陪同采

访。两天的接触,更加深了我对姚老的敬佩。2019年9月1日,姚老因病在铜川去世后,我几次拿起笔想写点什么,又不知从何写起。今年,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到来之际,从中央到省市各大媒体都在用快闪等不同形式来演唱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这首红色经典歌曲,反响强烈,震撼人心。

4月28日,铜煤职工管乐团,登上央视参加演唱了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两首红歌。优美动人的旋律,通过中央电视台再次响彻在祖国上空,激荡亿万人民心田。

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穿越时空,承载百年风雨,唱出了几代铜煤人的赤子情怀。凤凰山因您而巍峨,漆水河因您而欢唱。姚老,铜煤人因您而骄傲! (铜川矿业公司)



牡丹斗艳 运销集团韩城分公司 张桂英 摄

## 踏莎行·霁岫寒纱

郭宝锋

霁岫笼纱,青丝含翠。  
黄鹂对唱梨花地。  
池边倩女采芹忙,遥被人知风流坠。  
红杏方开,山桃正蕊,  
晴光美景游原季。  
蜂飞蝶舞入花丛,偷香未了枝头醉。  
(彬长矿业大佛寺矿)

## 梦回古都西安

姬雪

漂泊于此,为国尽忠,从此故里归长安。

梦中,时间的长河将我推波前行至20世纪末,走过城南街道,趴在90年代西安城的墙头上,世人早已盛传长乐未央,更何况还有跨越千年令人振奋的盛世大唐,尽管经历了历史上无数硝烟弥漫的兴衰更替,以及近代国仇家恨下血雨腥风的猛烈冲刷,但都不影响这座历经万般劫难而浴火重生的古都,在时代使命的号召下重回往日的繁华。

移步换景,我又看到了21世纪初的西安,这里已然车水马龙,华灯初上,亭阁廊

台美轮美奂,城里的女子三两为伴,身着大唐之锦衣华服,佩戴珠钗,肌若凝脂气若兰,熙熙攘攘,好不热闹,大唐盛世的繁华好像也是隐隐约约浮动于此,我仿佛看到唐玄宗李隆基“开元盛世”造福天下苍生,百姓一派和谐、富庶景象,吾心甚悦。暮然回首,于灯火阑珊处,大唐芙蓉园“紫云楼”三个大字赫然醒目,不怒自威,霎时间便忆起《题大唐芙蓉园之紫云楼》一首诗里曾写道:“芙蓉园内紫云楼,面俯莲池倚荷丘。”此情此景,不禁令我身临其境感受到了盛世

恢弘的气势磅礴。

梦境的结尾,我庆幸生活在八百里秦川的苍茫大地上,饱尝千百年历史文化的熏陶,时代的变迁仿佛一闪而过,让我怀疑那古楼外的青石板是否也会有汉唐的印记呢?轻轻泛着古老苍颜的青墙,指尖下的粉墨就飘洒成了一缕清烟,世人是否能化作这古城墙上的一块砖瓦而永世长存,笑着岁月流逝呢?

大梦初醒,我带着这些深切的感知走出了梦境,回归现实,所有故事如在幻境却又历历在目。可不论是梦境亦或是现实,我都知道,在西安随便抓一把黄土,都能感受到历史的凝重,西安作为“十三朝”古都,她的历史魅力独树一帜。西安将永远被世人所热爱,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也不例外。(西安重钢铜川公司)

## 金黄色

孙文胜

时令跨过立夏,金黄色就逐渐成为大地的主色调。有趣的是,麦子在由青翠、淡黄,演变成金黄的过程中,太阳和农人是携手合作者。太阳将色彩泼洒一点儿,农人挥舞锄头涂抹一点儿,到了芒种,麦子的肤色就达到了极致,丰硕的腰身也芳香迷人。

小麦泛金的季节,我曾看见父亲跪在成熟的麦田里低声自语。阳光倾泻,他神情严峻,身体僵直,手心捧着的麦粒,颗颗闪烁着金光。那一刻,四野辽阔,万籁俱寂,天、地、麦子,和饱经沧桑的父亲浑然一体,他们的组合呈现了自然基本的色彩。画面里少了谁,那恢宏的气势,似乎都将出现不完整的缺憾。

其实,我最早为金黄色所震撼,是在少年时的一个初春。

那天,我和父亲拉着板车到北塬上卖萝卜。午饭时,俩人吃坐在荒废的配电房前吃咸菜夹馍。一位大叔从身边走过,看我瑟瑟发抖的样子,对我父亲说:“跟我来,给娃舀碗热汤面吃。”父亲迟疑了一下,点了点头。

大妈的面条刚出锅,闻起来香喷喷很诱人。她盛一碗给我父亲,一碗给我。父亲觉得受用不起,又是摆手又是阻挡。大叔说:“粗茶淡饭的,端来就吃,有啥推让的?”于是,我们父子俩都吃上了热汤面。

吃完饭我到后厨去送碗,见院中几垄油菜竟然在乍暖还寒的季节开放了,心下很好奇。大妈说:“这些花四周有墙围护着,是比外面开得早。”油菜生长着,我的心里不知怎么忽然就暖融融的,仿佛从有记忆起,那些油菜花就一直这样灼灼盛开着。

虽然我心里藏着暖,但当我该描绘自己的金黄时,我却是怯懦的。

那一年,当融入城市的理想破灭后,我像《人生》中的高加林那样,被严酷的现实击倒了。暮色中,父亲在我身边放了一盘向日葵,那明丽的色彩与秋夜的星空两相呼应。父亲说:“醒了?”口中的烟头一明一灭。他拿起向日葵问:“这是啥颜色?”我木然。父亲说:“你是识字人,看看这饱满的籽粒,应该知道啥叫聚天地精华。这葵花,染得就是日头的颜色。”父亲早年失去双亲,土地、庄稼是他生命的依归。他在无望中读懂了稼禾的语言。此刻,面对皇天和后土,我还有什么抱怨的理由?站起身,我和父亲披着月色,踏着蛙鸣回家了。

那年秋天,对于我们的辛劳,玉米、毛豆、南瓜……像讲义气的老朋友,带来了一串串、一嘟噜、一盘盘、一朵朵丰厚的回报,让接应的人手忙脚乱,顾住前面顾不住后面。等到把它们肩扛手提、人拉车载地运到家,墙上挂的、晒箔上晾的、窗台上擦的都灿灿夺目,映得屋里屋外亮堂堂的。空气中弥漫的香气,熏得人如痴如醉,步履踉跄。黄土地上,金黄色,让我们迎来了好日子。

金黄不是黄金,却蕴含着收获和满足。我喜欢。(运销集团)



杜鹃山庄好风光

实业集团 万江华 摄



## 青春言志 芳华献尔

姬雪

不错错,却在镜子里看到一个日益消沉且迷茫的脸庞。直到重新捡起专业知识,将所学用于工作时,才得心应手,重拾自信。我知道,曾经的逃避是一时的,倾注心血和热情的专业,才是兴趣所致。

煤炭作为历史悠久的传统能源,从开采、洗选、运输到应用,早已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,而管道输煤作为新型物流方式,意味着煤炭运输走向绿色环保,低碳节能的新方向,我有幸在传统能源的末班车上坐了物

流头等舱。每每想到我的名字将与国内外管道输煤示范企业紧密相连,想到领导在耳旁的谆谆教导,想到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为行业未来的发展添砖加瓦、贡献力量,我的内心我感到无尚光荣和自豪,更多了几分责任和重担,我想这就是我苦苦追寻的职业信仰吧。

有人说,职业信仰是对职业的高度认知,是无论顺境逆境都不会放弃的初心,是事业存在的执念。我想,职业信仰是让我内心平和的良药,也是让我在挑战中愈于愈勇

的热情。父母之养育,老师之教导,让我心生信念、却却怯懦,手持盾牌、勇敢直前,我时常感慨:芸芸众生,漫漫年华,我与煤炭和管道的相遇,是何其幸运!是神酒给了我舞台,让我描绘青年人的梦想;给了我平台,让多年的专业知识找到了归属;给了我机遇,让我认识到科技创新推动世界发展的驱动力。“一生择一事,一事倾满腔”,在这里,我体会着多样的生活,办公室里、车间里、化验室、储罐顶、草地区、活动区都可以是工作,见识着陕北的大漠、沿线的荒凉和工业的繁华。虽然现在我的水平仍然很稚嫩,经验很欠缺,但是我还有一大把时间去充实去提高,不忧不虑,不畏不惧,从容而坚定地往前走,我的青春和芳华,都将承托创新、献予管道。(神渭管运)



家乡的茶园

陕钢集团 唐丽素 摄

## 豌豆熟了

金红权

熟度不同,吃法也不同,嫩绿的豆荚生吃清脆可口。”便剥开豆荚,将嫩绿的豆荚皮,轻轻折叠,然后用两个手指前后用力一搓,薄薄的一张豆荚皮就被揭了下来。我咀嚼着豆荚,一股浓浓的乡情油然而生。

农谚曰:寒露豌豆,霜降麦。豌豆比麦子早下地,也比麦子早成熟。以前“旧谷既没,新谷未生”,青黄不接,野豌豆还是人们渡过春荒的救急菜,有些地方还有“救荒野豌豆”一说。“野豌豆”是它的俗名,它还有一个文雅的名字叫“薇”。《诗经》中还有“陟彼南山,言采其薇。”“山有蕨薇,隰有杞桋。”等美妙文字,楚辞唐诗里也有很多关于薇的佳句。

有歌曰:“朝采山上薇,暮采山上薇。岁晏薇亦尽,饥来何所为。”“其藿作蔬入羹皆宜”,其嫩茎和叶可做蔬菜食用。“点酒下

盐豉,缕橙姜葱。”“桑枝空后醋初熟,豆荚成时兔正肥。”在苏轼和陆游的笔下,野豌豆简直就是人间的佳肴珍馐了。

豌豆荚最喜欢生在麦田中,缠绕在麦秆上,风吹不掉,雨打不脱。麦子有多高,它就长多高。豌豆和小麦就像一对伙伴,一起汲取大地的精华,承接日光月色的爱抚,共舞在绿色的田野里。小时候,我和伙伴们常常喜欢在麦地深处寻找豆荚,童年的趣事,又浮现在脑海里了。放学后,我喜欢在田间地头,独自天马行空幻想,像豌豆一样常常淹没在绿色的海洋里。

豌豆成熟的时候,麦子也开始颗粒饱满圆润起来。摘几个麦穗,用手掌心搓揉一番,吹去绿色的麦壳,一个个胖胖的麦粒惹人爱,虽然没有豌豆的清脆,却有一种绵绵

的醇香。无论豌豆或小麦,它们都有一种原始的芳香,就像田间地头的芥菜和蒲公英一样,极其普通,但却无私滋养着乡村,滋养着人们,滋养着我快乐的童年。

吃着豆荚,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,两个手指一搓,几次都没有完整揭开,于是将豆荚皮在嘴里乱嚼一气,惹得母亲笑弯了腰。她说起小时候偷豆荚的故事,仿佛一瞬间也回到了童年。母亲的一生,很不顺畅,面对艰难困苦,早就熬白了头,辛勤耕耘了一辈子,这时却又像一个孩子一样,忘记了一切的忧愁。

时光如流水,年华飞逝。立夏才去,又过了小满。豆荚熟了,麦子也熟了,丰收又一次让人感怀。思念过往,一阵阵清香,一串串往事,一个个日子,都散发出淡淡的芳香……(澄合矿业百良公司)